

暗河·礁石·水平面

□ 孙涵彬

母亲和父亲认识三个月就结婚了，很快母亲便有了。母亲对父亲说，她不想这么快就有孩子，这会破坏他们爱的小世界。母亲便去医院把孩子掉了。可是没过多久，母亲又有了——这个孩子便是我。母亲开始跳绳、跑步，从楼梯最高一级往下跳，可是我就是那么顽固地待在母亲的肚子里。十个月之后，母亲将我生了下来，六斤六两的女孩。父亲非常高兴，他是一个传统的北方汉子，却一点也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女孩而感到遗憾。

也许是因为我自己赖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吧，父亲从来就没有把我当女孩养。他非常严格地要求我，对于调皮的我来说，他那些所谓的铁律正是要我去挑战的极限。我开始消极抵抗，高中的时候不学习，偷偷看小说。记得有一次我坐在马桶上看《拿破仑传》，父亲见我久久没有出来，就一下子冲进厕所，抓住我的头发把我一把拎了出来，狠狠地教训了我一顿。教训完之后，我在地上发现了自己的一缕头发，那是父亲打我时揪下来的。我把它捡起来，放进一个密封口袋里。

后来，上大学，参加工作，我就住在外面很少回家了。每次母亲来劝说我回去住的时候，我默默地将那装着那缕头发的密封袋放在她面前，她也就不再说什么了。

但是血脉这个东西真是太神奇了，我发现我越长大性格越像父亲，甚至连很多习惯都是一样，多思，固执，心思细密。清晨与傍晚，我总是独自坐在沙发上，把一天中的所有事情细细地想一遍。有一次，母亲说，你那满脸愁云的样子，跟你爸一模一样。我心中一惊，我怎么活

成了父亲的样子呢？

我那么多年不回家，母亲总是做着调解员的工作。她告诉我，你爸爸非常爱你。我不相信，一个我一回家就叫我喝汤不要发出声音、电视机遥控板要放对位置、洗澡时间不能超过15分钟、空调的度数永远不能高于24℃、煮饺子不能煮破皮、炒菜油不能放多了，否则反手就是一个耳光的人，会爱我？直到一件事情，我猛然间明白他是爱我的。

我25岁考研失败。当时，熊熊野心就像一把火一样灼烧着我，紧接着的三个月我拿到了去伦敦城市大学读研究生的资格，我毅然决定要出国，全然不管准备得是否充分，以及过去之后要遇到的种种困难。

去了伦敦，由于很多问题都欠考虑，我又无比挫败地回了国。一路上我归心似箭，只盼着能够回到家中睡一个安稳的好觉。我回到家，父亲过来拉着我的手坐下，我很不习惯。他微笑着望着我，要我跟他说一说会儿话。父亲很少这么温柔，他一点都没有因为我没能完成学业而责备我。他问我，你还要再去伦敦学习吗？我犹豫了一下，我是知道父亲对我的期待的，可我说：“我不想再去了。”一贯盼我高飞的父亲竟然说：“好！太好了！”后来，母亲告诉我，在我飞去伦敦的前一夜，父亲喝得像一摊泥一样躺在地上，他一边喝一边哭，他实在舍不得女儿出国，他担心得要命。

我沉默了。我默默地走进自己的房间，流泪。我一直以为父亲只关心我飞得高不高，从不问我飞得累不累。原来我在国外那段时间，他揪着一颗心，时时刻刻

提心吊胆。我出国之后，他以为我不再回来了，因为他知道，我有多恨他，有多想远离他。

那段时间，父亲和母亲去动物园，那是我小时候常去的。母亲把父亲在动物园和狮子、老虎一起照的照片发给我看时，我看着父亲脸上的笑容有些腼腆，而窗外就是伦敦辉煌的夜色。那一瞬间，我的内心被击溃，我泪流满面地看着那张相片，我知道父亲的心思，动物园一定是父亲要求去的。我怎么会不知道他？我的血液里流淌着他的血液，所以我知道，他想我了。我深深地知道，那是一种不能言表的思念，那一刻我也多么思念他。他也一定知道，我有多么恨他，就有多么爱他。

父亲的爱就像暗河中的礁石，随着女儿的成长，在女儿如同暗河般不断变换的心性中，如同磐石一般的存在。无论暗河怎样的汹涌诡谲，礁石始终立在暗河的身边，提醒着暗河不能够恣意流淌，不能够越界。无论暗河如何澎湃地冲击礁石，礁石都岿然不动地将暗河逼退到她必须坚守的位置。礁石围绕着暗河，是暗河的结果，更是暗河的守护神。

而母亲就是这汪洋中的水平面，她在暗河之上流淌，她安抚着无奈的礁石，她包容围绕着暗河，她使整片海看起来那么蔚蓝而宁静。她是最公正的人，她维持着一个家庭的体面与幸福。



《大黑山云雾》 陈瑜平 摄

罗盘顶遇一场早雪

□ 杨俊富

罗盘顶是巴山大峡谷景区内最高山峰，海拔2480米。若是运气好，站在山顶，你便可欣赏少见的山地奇观——云海峰丛。

本地朋友介绍，在2017年前，罗盘顶还不通公路，山里没有一栋楼房，老百姓住的全是穿斗结构的吊脚楼和低矮的土坯房、石头房。后来，当地政府对这个号称“外蒙古”的樊哙片区530多平方公里的平困山区投资100个亿，启动旅游扶贫项目，把罗盘村规划为景区开发项目，这里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一下车，我下意识地把目光越过接待中心的灰瓦屋脊，望向高耸入云的罗盘顶。山峰藏在云雾里，天空阴暗，白茫茫的浓雾低低地笼罩着头山头，有零星的细雨点冷冰冰地飘落脸上。这么大的雾，今天可能看不见云海峰丛了。我心里瞬间生出一丝遗憾。

从这里到罗盘顶，还有一千五百多米多长，坐缆车需要半个小时。缆车行至半山腰，透过吊篮的玻璃窗，竟能看见草丛、树叶上堆积着薄薄的白雪，越往上走，堆积得越厚越白。到达山顶走出缆车房，眼前一片纯白，让我有如到了另一个童话世界的感觉。因为昨夜的一场大雪，建筑物、绿化带的花草树木、人行道、广场都被厚厚的白雪覆盖着。

纵目远眺，雪与雾连成一片，混为一体，天地一色，哪还看得见奇景云海峰丛？那些锯齿一样的山峰都被白雾吞没了，那些深不见底的沟壑也被白雾填平了。但是，我心里此时没有一点遗憾。巧遇一场这么大的雪，对于我来说，简直就

是一次艳遇。我突然想起一句诗：“漫山千株玉，且有暗香来。”

下了一道坡梯，就踏上玻璃观光栈道了。栈道是按装在数十丈高的绝壁之上，雪已被工作人员清扫过了，但还是有一层薄冰附在上面，行走时得小心翼翼。

导游说，今天天气不好，要是在晴天，不仅可以看远处的云海峰丛，还可以看到罗盘村近处的万亩中药材基地，罗盘村的特产药蜂蜜就采自这片药材基地。罗盘村以前是宣汉县最穷的一个村，种的中药材靠人工背到山下的渡口场镇去卖，半夜起床半夜归，来去两头都得摸黑。现在政府搞旅游扶贫，修通了公路，村里一个60多岁的大爷，去年种的药材买了30多万呢。

我问他，你家卖了多少药材？先前她自我介绍时，说她家就在罗盘村。

女孩笑了笑说，她家的地被旅游开发征用，入了股，每年分红，药材种得少，不过也卖了8万多，把她爸喝乐坏了。尽管只有8万多，他们却从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呢。

导游女孩边倒退着讲自己的故事，边叮嘱大家小心路滑，自己却被背后一个突兀的大树桩顶住了后背，脚一滑，坐在了栈道上。我离她近，赶紧把她拉起，指着那个大树桩说，这个咋没除掉？找栈道都占据了一半？她还甜美地一笑，说，这可是一棵千年红豆杉，我们景区修栈道时特意保护下来的。上世纪60年代被雷劈断，仍然顽强地活着。你们看，树桩上又长出了小红豆树。

我这才注意细看那从崖壁凸出的树

桩，有簸箕那么大，一棵酒杯大的小树从枯黑的树桩上直直地冲向天空，有两米多高，枝丫上包裹着晶亮的冰凌，像一株冰雕。树桩上挂着一个牌子，写着：千年红豆杉，有中英日三种文字的简介，说经专家考证，这棵红豆杉至今有1370年的树龄。

靠栈道里面陡坡上挂牌最多的树，是黄杨。我以前只在成都盆景市场见过人工培植的黄杨盆景，野生黄杨是第一次见到。树叶铜钱大，很厚实，尽管山上已是冬天了，叶子还恋在枝丫上，紫色，被冰雪附体，显得很凝重，像儿时吃过的某种把把糖。我们这一路上只观赏雪景，却忽略了这栈道沿途峭壁、坡坎上的各种稀有树木。原来这栈道不仅可以观远处的群峰云海，还可以赏近处的珍稀植物，比如红豆杉、崖柏、黄杨等等。

罗盘村地处国家地质公园巴山大峡谷源头，动植物资源都很丰富，有多种珍稀动物，还有多种野生药材。近几年来，当地村民大量种植木香、厚朴、木瓜、党参和名贵药材藏红花、天麻、重楼、白芨等，依托旅游扶贫，不仅脱贫了，还富裕了。

不知不觉就走出了栈道。导游说：遗憾大家没看到远处的云海峰丛景观，不过，12月21日的首届“巴山大峡谷·罗盘云顶冰雪节”马上到了，欢迎各位到时光临体验。

其实，巧遇一场雪，对于我来说，已经是一场意外惊喜。尽管没看到云海峰丛，但走在这样童话般美妙的冰雪世界里，何尝不是又一种美景呢？

父亲兄弟三人，就他念过书，虽然只念了三年，但在全村同龄人中也算是少有的“文化人”。我小时候经常看到他帮同村的表爷爷写信，多半是雨天，不需要忙田里的农活，表爷爷想到他远在江西乡下的长辈，便来找他的这个表侄儿。表爷爷坐在边上口述，父亲低头在纸上写，鼻子快挨着纸，像是在嗅。父亲写完，念一遍，表叔说，再问问他年底闲的时候能不能来一趟（这句话每次写信的时候都会说一遍），父亲便加上一句，再念一遍。屋外雨声滴答，屋内昏暗，两个男人坐在方桌边，像在合谋一件天大的事。

那时的父亲虽然视力模糊，但犁田把地、挑秧苗、挑稻谷、交公粮这些重体力活还是一样不少地去做。父亲有时挑着一担湿漉漉的稻谷，走在窄窄的田埂上，原本就踉踉跄跄，又看不清脚下的路，难免会仰面跌进烂泥田，好在从从来没排进沟汉，两大稻箩的稻子还能从烂泥里扒出来，在水里淘淘，损失并不大。

父亲到了六十多岁，我们三兄弟都成了家，父母的负担轻多了，乡下人的观念也开放了些，母亲拉着父亲去买眼镜，父亲起初还不好意思，母亲连哄带骂，他终于慢慢习惯将那副无边眼镜架在鼻梁上。父亲瘦瘦高高的，本有些文气，戴了眼镜，颇像一位退休的乡村教师。

有了眼镜，父亲的世界变得清晰而广阔，他可以学着其他老人打麻将，可以串门，可以扛着锄头到田野里转，还会翻看旧报纸，翻看我和弟弟丢在家里的书，仿佛真是个读书人。我有一次回家，带了三本刚出版

的小书，随手放在父母房间的木箱子上。我知道父亲会看，果然，再过一些时日回去，发现其中一本的封面很旧，书页有些卷曲，里面还夹了几页纸，用蓝墨水写着一些字：“我生于1941年，叫卫声传……”只有几百个字，写的是幼年如何跟随爷爷迁徙的事，颇有“自传体”的味道。我看了，先是笑了一下，忽然就有些心酸。

说心酸似乎有些矫情。但我确实想知道，沉默寡言的父亲到底想写什么？写他童年和少年的苦难？写他在田埂上踉跄的身影？写他和母亲的婚姻？写他隐秘的内心？这样的猜度或者说好奇，让我内心复又有惶恐——我对父亲其实并不了解。这个习惯于沉默的男人还没学会表达自己，更不习惯展示自己，但他确实产生过表达自己的冲动，最终却又抑制自己的冲动。

父亲后来没有完成他的“自传”，因为他的眼镜很快就不管用了，又去配了副眼镜，再过一段时日，又换成一副度数更高的，以至于镜片如同鞋底，仍然无法看清麻将牌。弟弟曾带他去过好几家医院，医生给出的答案是眼底坏了，没有手术价值。慢慢地，他仅能看到一丝光亮，及至五六年彻底失明，世界从此对他完全关闭。他再也看不到老伴、儿女、孙儿孙女、曾孙的面容，只能靠留在记忆中的声音分别他人，靠留存记忆中的影像温习、还原他们的面容。这样的结局对于一直温良、辛苦的庄稼人来说未免有些残酷，但除了面对又有什么办法？

此后，父亲每天抱着个袖珍收音机，听说话，听天气预报，听卖药的卖车的卖房子的，我在边上听，心里不是

好心

□ 沈世林

一年前，我送给侄儿一本自创的文学著作。不久前，我又给侄儿打电话，问他书看完了没有？侄儿高兴地回答说，早看完了！我问他看后有何感受，他爽快地回答，写得好，看起来安逸！我问他好在哪里？他说：“怎么说呢？反转整本书都写得好，你要叫我说好在哪里？我还真说不上来，我就是感觉到看起来安逸！”可不久我却从堂弟处得知，侄儿压根儿没看过我的书，他只喜欢打麻将，从不喜欢看书。

一位在异地银行工作的亲友，在当地新华书店发现了我创作的长篇小说，很是兴奋，不仅当场拍了照、录了视频，自己还购买了一本。事后不但打电话告知了我，还将照片和视频传给了我。我得知后，顺便向在同一城市中学任职的至亲，介绍了这部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小说，建议他能向本校师生推荐，他爽快地答应了。几个月后，我去他家中做客，问起他们学校有多少师生在新华书店购买了这部小说，他略微思索了一下说：“有好几个人都买了的哟！”我问他书款还剩多少本书？他回答说：“好像还剩20来本吧！”

这完全牛头不对马嘴！令我当时极为不爽。因为这部小说，每个新华书店都只有10本上架。我当时就明白了，实际上他去都没去过新华书店。

故乡邻居的儿子拐生，在滨河路散步时与我偶然相遇，他告诉我，你写的第二本书（一部长篇小说）比第一本书（诗文集）还好，我问他怎么知道，他爽快地回答，写得好，看起来安逸！（故乡的另一位邻居）告诉他的。恰巧我与他分手后不久，在滨河路的另一端，又碰上了胖墩，我问胖墩怎么知道我出版了长篇小说的？胖墩说，我不知道啊！我说，拐生刚才告诉我，不是你告诉他的吗？胖墩说，朝扯淡，我知都不知道你出版了长篇小说，这家伙，干脆瞎些龙门阵。

我的一部长篇小说即将付印，特去拜访我退休前尊崇的一位领导，在创作上他也是颇有些名气的作家。他粗略地翻阅了一下我送去的样书，感到很好吃，说：“没想到你还能写出这部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，不错”。他表示再忙也会抽时间看一下。一个多月以后，我再去拜望他，想听听他读后的感受，他说：“你这部小说比XX写的小说好多，更比B写的那两部小说好。不足之处就是跨度长了点，再一个就是作家们都患有、但文学却忌讳的带有政治色彩的通病”。我知道他笔耕不辍，时间宝贵，听完教诲后，便连忙在不断“谢谢”中告辞了。又是一个月过去了，这天，当我在电话里高兴地告诉他，我的这部长篇小说已经出版了，电话那端的他竟一

跳舞的麦秆

□ 邹清平

机、鱼眼睛机、压帽机三道加工程序，变成各色草帽。这些金色的草帽编织着村民美好的生活，富裕了百姓，富裕着山村。

一进入龙凤镇的乡村，扑入眼帘的是到处都是经过蒸煮漂白用于生产草帽的辫子，像金丝挂面一样，一串一串的晾晒在阳台栏杆上、街面上、院坝里，排列整齐有序，场面蔚为壮观。机声呜呜传来，一片繁忙景象。据了解，龙凤镇已发展到30多家草帽厂，草编专业户300多户，一年能生产380多万顶草帽。同时，为了适应市场需要，他们还编织提篮、钵头、垫子等日常生活工艺用品。草编产品通过电商平台远销秦岭南北、长江黄河两岸，甚至走出国

黑暗中的父亲

□ 魏振强

滋味。不过还得感谢这些“噪音”，它一直在陪伴我黑暗中的父亲。

今年4月，我出版了一本名为《村庄令》的小书，写的是我的童年和少年，当然少不了父亲和母亲的影子。我在朋友圈发了一段话：“此刻，我最想让我双目失明的父亲和目不识丁的母亲‘看到’这本书，可惜他们看不到或看不懂。”没想到的是，有十几位朋友接力似地读了一篇又一篇。我把一个又一个音频或视频发给身在老家的弟弟，他用智能手机一一播放给父亲听。弟弟说，父亲每一次都如雕塑般静坐着，像是坐在亘古的暗夜里，生怕错过一丝光亮，但父亲不知道，大额大额的泪滴从他的眼眶里满出来的时候，弟弟看到了，弟弟跑到水笼头那里，洗了几把脸，才让自己的情绪安静下来。

我听弟弟说到这个场景，也到水龙头那边洗了几把脸。

时没有了反应，我半天才听得一声“妈的，有些出版社就是乱搞”的忿忿不平之语，弄得电话这端的我，竟一时不知所措！

这到底为何？几昼夜的冥思苦想，我终于悟出了，他们其实是一片好心。侄儿连我的书都没翻，却胡乱编造一通看起来安逸之类的谎言，一是怕我知道真相不高兴，二是为了故意讨好我，让我对他有好感；在某城市中学任职的至亲连新华书店的门槛都没跨，却说他们学校的师生买了我出版的不少小说书，并编造出书架上大约还剩多少本书之类的谎话，同样是怕我知道真相不高兴，抓住谁都知道作者最盼望自己创作的作品能受读者欢迎、能在新华书店畅销的心理，通过编造谎言让我也高兴高兴；邻居的儿子拐生在与我偶遇途中，瞎编胖墩说我“你写的第二本书比第一本书还好”的谎话，是因为相互间一直没有多少共同语言，他想亲近我，却又找不到话说，只好凭空编些话来讨好我，以期引起我对他的好感。我一直仰望的作家A首次看到我创作的长篇小说感到吃惊，是因为他过去做梦也没想到，像我这样的人还能写小说；然而当他闻之这部长篇小说居然登上了各地新华书店后的强烈反应，恐怕就是另一种意思了吧。